

刊新作劇

士勇七十五

著深景趙

蔣大沂先生捐贈

行印局書新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4087B

目次

序	一
大壩子	一七
義勇軍	二四
台兒莊	三〇
五十七勇士	三三
大刀殺敵	三六
武漢空戰	三九
轟炸敵艦	四四
錢塘江	四九
(附錄一) 抗戰與彈詞	五三
(附錄二) 抗戰與皮黃	五九

序

大鼓在以前本是奉仕於清朝皇帝的玩意兒，要想找出其中含有民族意識的，實在非常之少。歷史語言研究所搜集俗曲甚勤，但據民國二十一年李家瑞中國俗曲總目所錄，也只得一百六十種。在這些種中，值得現在彈唱的，簡直找不出一種來。倘若連子弟書三百四十九種也算上，我們也只能找到全掃秦、花木蘭、郭子儀、新昭君等數種而已。

我所藏的各種大鼓刊本，也只有武穆還朝、淤泥河（薛仁貴事，非羅成事。）寧武關這幾種是可用的。

九一八前後，山藥旦也曾唱過馬占山、義勇軍、陳英十虎口救同志、

鏢鳳緣之類，坊間新編的大鼓也有義勇軍、十九路軍、大戰喜峯口等。究竟所出不多，只是這樣零星的幾種。

於是顧頡剛等的通俗讀物編刊社便編印起大鼓書詞來。除了鄭振鐸在大衆文學與爲大衆的文學（見痴癡集）篇中所舉的十一種以外，以後又出了十六種，可分爲現代的與歷史的二類。現代的有綏遠抗戰、百靈廟、二十九軍大演習、打漢奸、白面鬼、毒氣傳、大鬧趙家樓、哭朝鮮等；歷史的有：精忠報國、文天祥、平倭記、史可法、鄭成功、梁紅玉、臥薪嘗膽、宋代亡國史等。

孫伏園等在定縣也出了不少。席徵庸還寫了一篇定縣的大鼓詞來說明改編的經過。

八一三以後，我在救亡日報、立報等刊物上寫過十一篇大鼓，後來集爲戰時大鼓詞在抗戰出版社出版。穆木天最早發表的大鼓是小段偽國王，順反正，接着又在民族呼聲上發表三道轍的蘆溝橋，後來大約根據林彪、蕭向榮等的自述寫了一篇詳盡的平型關，並且也已結成集子，似名爲抗戰大鼓詞。老舍近來也常談到大鼓，還在漢口的大時代上寫過一篇張忠定計，又在文藝陣地上寫過一篇王小趕驢。歐陽予倩的桃花扇首尾也各有大鼓一段。穆木天和我所寫的，偏於戰績，對於一般民衆，未免忽略；老舍和歐陽恰好彌補了這一個缺憾。

通俗讀物編刊社移到漢口以後，又出了陽明堡火燒飛機場、郝夢齡抗敵殉國、張千躲飛機、槍斃韓復榘等三十種。

老向在文藝五卷四期發表了一篇大鼓光兒亭，寫的是戚繼光斬子的事。因此想起他去年曾在宇宙風上寫過一篇文章，說起要寫大鼓，並且擬了十幾個目錄；立報上也有人說起他寫過抗戰大鼓。可惜除了這篇光兒亭以外，我都沒有機會拜讀，因此也無從論列，甚以為憾。但是，戚繼光斬子恐怕並無此事。嵇叢青中日列代戰史凡例之四云：「戚繼光斬子事，原爲閩人之流言，莆田縣志據以載之，而戚之年譜及所著橫槊稿、愚愚稿等書均未記及。且戚至四十歲始生冢嗣祚國，又安得有子而斬之？」大約因爲楊家將有楊延昭轅門斬子，薛家將有樊梨花蘆花河斬子，於是與楊薛同爲民族英雄的戚繼光便也被捏造一個斬子的事了。據老向所記，故事如此：戚繼光五十五歲，子存忠二十三歲。福建患倭寇，戚圍剿之，派韓

崇信與關祖羽（意爲崇韓信且祖關羽，此二名或老向所捏造）出戰，敗。存忠願領兵八百出戰，在父親面前立下軍令狀，不勝卽死。結果因勝窮追遇伏，便反勝爲敗。繼光依令把兒子綁了起來；妻子求情，又要一同處斬；最後母親求情，總算放了妻子，仍舊把兒子殺掉了。閩人因其絕後，便替他建了一個祈子亭，繼光說：「凡是滅倭英雄漢，盡是戚家好後生。紀念亡兒爲國死，莫若改作光兒亭。」這個故事，不是活龍活現的轅門斬子的變形麼？母親不就是余老太君麼？因爲是傳說，所以便有異辭。陳醉雲的戚繼光便說戚繼光的兒子是因臨陣回顧被斬的。其實戚繼光平閩是在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三年，也就是三十五歲到三十七歲，（並非五十五歲）距生子時還差三年：大約閩人因其無子，便替他建了祈子亭，後來以

訛傳訛，便轉成光兒亭的傳說了。不過，老向主要的目的是在說明抗戰軍紀的嚴肅，故事的真偽倒無甚要緊的。

漢口所出的榴花第四期，徐飛白寫過一篇大鼓勇士段雲清，這的確是好題材，友人丁三先生曾向我提供過。

值得特提的是大鼓的寫作者鄭青士先生。我對於他的純熟的技巧甚爲佩服。他以艱苦的努力寫了一篇劉夫人哭靈，爲了便於大鼓女藝員董蓮枝的演唱，全篇一字一句都仿照劍閣聞鈴，（見蓮歌，廣益書局版）仿得真像。其他如寫飛機轟炸台灣等篇，接連在文藝月刊戰時特刊上發表，也都音韻鏗鏘，堪稱此中斲輪老手；至於詞句優美，尤其餘事。以上是武漢方面的情形。

上海方面，苗埒的陳懷民也寫得不壞。此外還有兩三篇。曼衍的兩篇立意甚好，可惜所押的韻並不全是平聲，常押仄聲韻，念起來不大順口。我曾說過逢單句宜押同紐仄聲韻，作者或許誤會了我的意思，把兩句認作一句，因此逢雙句也押起仄聲韻來了。其實，脚韻單仄雙平，最好是全篇如此，例如華容道便是好例。鄭青士就曾這樣用過，他的大鼓守律最嚴，唱起來最爲方便。

山陝方面，則文藝陣地第二期上所轉載的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報告可見一二：「我們自編的大鼓有勸國民抗戰、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大戰平型關、擁護蔣委員長，另外還有梅花大鼓、樂亭大鼓，這些是編給女同志唱的，每到一處都得到羣衆熱烈的歡迎。」劉白羽最近的報告文學集遊擊中

間：有一篇在×村其中也提到「羣衆熱烈接受的服務團的大鼓」。可見事實上羣衆是歡迎大鼓的。

丁玲曾說過，新的大鼓詞（救亡工作隊臨時所編）在陝西曾收到極好的效果。茅盾也說：「鼓詞在北方的民間有絕大的勢力，它是最好的武器。研究鼓詞，創作新鼓詞應該首先列上我們的日程。」可見大鼓在抗戰宣傳上是極重要的。其次，大鼓能寫現代戰爭，無須舞台裝置、服裝、佈景之類，出演方便，均爲皮黃戲所不及。像戰淞滬中，「本軍翁照垣，奉令把守吳淞砲台，今日又當開仗之期，衆將官，砲台去者」那樣的笑話是不會有的（見殉僂集）也不會使彭德懷看來不快了。（見文藝第二期）

最近吳組湘等在漢口提倡通俗文藝頗力，大鼓該是對於北方士兵以及

民衆最好的抗戰宣傳的武器。

有人說，不要把民衆估價過低，他們也可以接受更高級的作品。這話自然不錯，但民衆程度決不會齊一，究竟水準低的佔多數。我們寫作大鼓，只是爲了這是北方民間所固有而又熟稔的東西，舊瓶裝新酒容易收效。我們決不會爲了寫作大鼓便以此爲止境，或是忽視大衆歌曲、牆頭小說和朗誦詩。在這全面抗戰的時候，應該各自用他所能用的文化武器來作抗戰的宣傳，從各方面去收得效果。在這時候，似乎不應有新舊雅俗之爭。譯報上八戒的話最痛快，不要再說理論了，直截痛快地拿貨色來看吧。大家各自努力吧。四川的漢奸正在用通俗文藝爲武器來煽惑我們的同胞，我們爲什麼還要看不起通俗文藝呢。大鼓的寫作剛在發芽，我們應該

加以維護，使其發榮滋長，成爲抗戰文藝的一支勁軍。

新大鼓的寫作在內容方面自然是以抗戰爲題材，形式方面似不妨仍舊照樣。但因具體談到這個問題的很少，所以我就所想到的提出三點，以供寫作者參考：

一、開端 開端七言四句至八句，不加襯字。開端以後襯字就多了。這是必然之理：起初緩慢，愈到後面愈快；猶之火車的開行一樣，起初空——空——的幾聲，是有間歇地緩慢的。

二、結尾 彈詞開篇的結尾每用三句。大鼓此例較少，但襯字較多，以便拖長了唱，却幾爲定例。

三、用韻 大鼓也是十三轍（卽韻），與平劇同。子弟書露淚緣以紅樓夢爲題材，共十三回，分詠十二月和閏月，每回一轍：

鳳謀（言前）

優洩（梭潑）

癡對（一七）

神傷（江陽）

焚稿（人辰）

誤喜（由球）

鴉啼（灰堆）

婚詫（搖條）

哭玉（發花）

閨諷（姑蘇）

證緣（中東）

餘情（七斜）

*in*和*ing*韻也併在「人辰」韻內，惟大鼓「中東」每與「人辰」不分，實應糾正。犯此者以河南陝西以及安徽的一部分人爲多，因爲他們似乎根本就沒有「中東」韻，所以「刮大風」每每念做「刮大分」。王獨清的聖母像前就是中東與人辰不分的。大鼓中長板坡、別母亂箭也是如此。

老舍說：「京音大鼓段落不長，故不許換韻。」（見通俗文藝散談）現在我補充一句，但如段落較長，也可換兩次韻，名爲「三道轍」。老舍

又云：「激昂之處用江陽，哀婉之處用飛灰，俏皮之處用小人陳。」我再補充一句，哀婉之處還可以用「一七韻」。

近兩年來，我曾發現了一個通則，即：大鼓每韻二句，上句無韻，用仄聲；下句有韻，用平聲。但上句雖用仄聲，却常與平聲同紐。例如老舍的張忠定計有句云：

逃難的東來又西往，面無人色走慌忙。……大砲千尊一齊放，砲火過去再放槍。……茶也不思飯不想，坐在牀頭細思量。……我雖沒領糧和餉，一死也算大忠良。

用的是激昂的江陽韻。（崑劇千鍾祿中最激昂的八陽也是用的江陽韻）但上句「往」「想」「餉」都是「江陽」的同紐上聲，「放」則爲同紐去

聲。像這樣，上句雖是無韻，也等於有韻；元曲就是如此的。此法雖不必全篇如此，但如能多用，音調上必能更加好聽。

在內容方面，茅盾主張須注重「情節開展」和「人物描寫」（用對話顯示）。他頗推許南陽關；其實南陽關寫得並不好，或許是寧武關之誤吧？

最近我因受了友人柯靈、徐亞倩、來嵐聲的敦促，接連地又壓榨出八篇大鼓來。便又集成這一本小冊子。第一篇大壩子是根據劉白羽的襲擊而作的，其餘各篇也都依據報告文藝和速寫，因為沒有整段的時間從事寫作，所以每每草率了事，幾乎等於翻譯，這是我所引為遺憾的。在文藝五

卷五期上看到劉念渠先生說起，我的八百英雄已經由戴嵐霞女士用京音大鼓的調子唱過了，結果是「悲壯激昂」，同時各刊物上又蒙大家屢次提到並且稱讚，要我再出一本，真是慚愧而又感激。我就把這本小冊子獻給讀者們，在序文裏附一點抗戰大鼓的現狀和寫法，聊表我的謝意吧。

趙景深，廿七年十月。

此
页
空
白

大壩子

滹沱河畔北風寒，
落葉飄飄盡枯乾。
無力斜陽河上照，
碎冰凝聚在河邊。
表的是大壩子公路多平坦，
從原平到崞縣必須過此間。
這正是敵軍到晉中的交通線，
運輸糧草軍械盡齊全。

都用汽車來裝運，
先用裝甲鐵車探一番。
看看前面無危險，
一大串汽車纔走向前。
我軍的游擊支隊探明了，
便在附近盤旋好幾天。
嘩啦啦——兩匹快馬朝前趕，
絡腮鬍子在馬上顛。

他兩手用力把繩攏緊，

伏着身軀便開言：

『一片脊地無法想，

要想埋伏難上難。

既無叢林來掩蔽，

兩旁又沒有大高山。』

青年的同志把眉頭一皺：

『此處果然是沒遮攔。』

忽然間，他說『咱們別看地勢，

敵人立刻要到身邊！』

他二人連忙跨下馬，

把馬繫在樹後草叢間。

說時遲來那時快，

早已伏在草上眠。

但只見遠遠一條長白線，

開來一輛裝甲鐵車獨當先。

瞧了瞧像是無有事，

後面六七輛汽車，這纔疾馳而去一

陣煙。

他二人看罷多時把身站起，

打馬加鞭就回還。

黃昏回營忙開會，
來了一羣戰鬪員。

地爐之內燒木炭，
大家夥圍爐把話談。

人人心中都在想，
『怎樣躲在路旁邊？』

不知誰拋了一把乾葉在爐內，
一霎時火光一亮，纔瞧見大家都在

攢眉尖。

但聽一聲：『有了計，
此計出在咱一連。』

興高采烈齊拍掌，
如此如此說一番。

絡腮鬚掏出煙捲吸得慢，
若無其事處之泰然。

他說：『咱們別忙亂，
但等天黑就動員。』

說完他就高聲唱，

炭火更紅得血一般。

漸漸天色已黑暗，

大地沉沉霧中眠。

遊擊支隊悄悄向前趕，

好比那北風捲草一樣般。

選擇了一塊好地點，

前面的公路正轉彎。

定計的一連先動手，

鐵鎚用力把土翻。

人多手快事好辦，

掘成地洞把身安。

掩好樹枝再鋪上土，

誰也不知這兒的巧機關。

看看等到三更鼓，

地洞陰濕難禦寒。

幸虧兄弟多壯健，

熱血沸騰火樣燃。

不怕犧牲不怕苦，

風霜雨雪受熬煎。

誰也不願說怕冷，
只把身體緊緊挨擁一堆鑽。

像這等取暖天已亮，

絡腮鬚伸出頰子向外觀。

這纔見雪花片片隨風舞，

點點斑斑落帽簷。

絡腮鬚連忙抽身轉，

弟兄個個喜開顏。

任憑他有多大能耐也瞧不見，

雪壓地洞把敵瞞。

一直等到午時過，

纔聽得鳴——鳴——鳴，由遠而近

走向前。

年輕的同志打手勢：

「好——那傢伙已經走到鬼門關！」

一聲『預備』多機警，

個個都把槍機扳。

有的攢着胸前手溜彈，

只聽得北風怒號呼呼響，

弟兄個個咬牙關。

有的緊握機槍在一邊。

裝甲鐵車從洞上過，

有一個弟兄就想跳上前。

絡腮鬍碰了碰他手臂，

叫他『暫且耐心煩！』

咕——咕——咕——馬達聲響走得

慢，

瞧了瞧，沒人影，敵人纔把心放

寬。

年輕的同志把錶來看，

算準了裝甲鐵車已轉彎。

這纔鳴——鳴來了車一串，

放心大胆走向前。

不提防我方擡起手溜彈，

第一輛立刻被打翻。

後來的汽車都擠塞在一處，

敵人都跳下汽車一溜煙。

直跑到幾百米達外，

這才把槍彈亂放落荒田。

我方忙把機槍掃，

大半的敵人把命捐。

剩下不過一小半，

拚命逃跑心膽寒。

絡腮鬚高舉手槍招了招手，

大家一擁就圍上前。

滿滿的汽車是服裝糧食和子彈，

滿箱滿捆往下搬。

這才叫沒槍沒砲敵人造，

沒吃沒穿敵人送上前；

拿敵人的槍彈把敵人打，

自己不費一文錢！

義勇軍

趙同本是瀋陽人，

東北大學一學生。

自從東北失陷後，

他就跟救國同志一同逃向山中蹲。

幾年來神出鬼沒打遊擊，

攪擾得日軍晝夜不安神。

手戮了日軍三百幾，

東北四省顯威能。

廿六年蘆溝事起北平陷，

他就跟十二學生到了宛平一小村。

常向農民談國事，

激昂慷慨語縱橫。

老百姓供給步槍十三四，

還有十四個農民願同征。

人數雖少志願大，

團結一致似金城。

夜襲冀東偽政府，

又奪獲四十支槍隊中存。

他們就分成三小隊，

回北平在青紗帳裏把隊分。

在這裏又找着了二十九軍衆兵士，

他們是及撤退一小羣。

學生說：『咱們何妨合一處，

攻打敵人建功勳。』

五十兵士齊說『好，』

他們說：『還可以找老鄉和軍械來

把數目增。』

愈聚愈多聲勢大，

衆學生和農民也紛紛響應共同盟。

三天以內增加到一百五，

從此就號令嚴明振義聲。

但他們還覺人不夠，

又到獄中去找友朋。

河北監獄有四十個反日政治犯，

有幾個還是東北義勇軍。

時當八月天黑暗，

全隊齊向監獄奔。

有一個學生假裝日本調，

命令守卒快開門，

『你的快來開門的，』

守卒猶疑鬧不清。

隊伍中另一學生裝得像，

大聲喊叫眼圓睜：

『他們都是日本鬼，

咱們盡是被捕身。

咱勸你們別上當，

開了獄門事不行。』

傻瓜們不知是反間計，

自以為是笑吟吟：

『你們要咱們別把門開啓，

咱偏要開門接主人。』

低肩諂笑把門開了，

全隊蜂湧進獄門。

三十衛兵一見事不妙，

馬上投降羊樣馴。

交出步鎗機鎗數不少，

一半衛兵願投誠。

打破鐵窗放囚犯，

一齊到清華附近把話云。

空地之上來開會，

趙同立上一座墳。

他言道：『爲了抗日須奮鬥，

我們才來放你們。

倘若你們願加入，

我們竭誠表歡迎；

倘若你們不高興，

不妨自由轉回程；

倘若願意加入還須回家看一趟，

去了以後再歸營。』

結果全數都加入，

人數加倍似雲屯。

全軍已有三百數，

又分成三隊尋找舊士兵。

三天以後再合攏，

一共五百有餘零。

人數雖多兵無餉，

山地附近都是些窮農民。

他們就齊到紅山口，

在那兒逃難暫住的是富人。

一共捐了四千數，

衣食從此不擔心。

兵精糧足好成事，

第一次出動就大贏。

廟峯山距離北平七十里，

在那裏殺死敵軍三十名。

擊毀軍用車四輛，

逃走的敵軍個個吓掉魂。

第二次遭遇在平漢綫，

出其不意襲敵軍。

敵人猝然難防備，

還當義軍是天神。

敵軍又斃三十幾，

車失七輛機關槍也好幾根。

林烈士奪鎗多勇猛，

手臂受傷仍鬥爭。

趁此夥伴把槍搶到，

烈士就此把命殞。

到如今義軍已有二千幾，

連打勝仗直殺得日兵無處奔逃趙同

大大顯威名。

台兒莊

言的是我軍爭奪台兒莊，

馬蹄馳驟血花香。

那時間敵軍勝利將莊佔，

我軍整隊而退不慌張。

這其間有一個士兵來不及走，

手中空有一枝槍。

沒有子彈只有刀一把，

他只得跑向一個地洞裏藏。

不一會我軍反攻把莊搶，

敵軍就紛紛奔竄走得慌。

這也是無巧不成書中話，

竟也有一個敵兵脫了幫。

他不左不右不前不後偏偏也逃到這

個地洞裏，

黑暗之中你瞧不見我我也不能把你

細端詳。

我兵有意咳了一聲嗽，

敵兵也就咳嗽假裝腔。

敵兵想，這位主人一定是咱夥伴；

我兵想，這位來客一定是咱老鄉。

地洞外轟隆轟隆大砲一個勁兒的

放，

還有那手溜彈機關鎗，劈劈拍拍響

得忙。

但聽得殺呀殺呀連聲喊，

只殺得敵兵一個一個魂胆喪。

地洞內我兵悄悄不聲響，

那敵兵他也屏住氣息不聲張。

停了停洞外戰聲漸寂靜，

敵兵就走出地洞脚步慌。

他三脚兩步把台階上，

一心要想歸營房。

那時節我兵也想回營去，

他也走出地洞見陽光。

暗地見光多明亮，

『呀！』面前那傢伙穿的是敵衣

裳。」

說時遲來那時快，

我兵就毫不客氣背後給他幾刀嘗一

嘗。

那敵兵這纔知背後有人在，

他連忙回過身來就一槍。

一槍打在我兵大腿上，

他忍住疼痛一躍向前撲倒敵兵就打

一場。

一個是撐住手臂不讓你用刀砍，

一個是抓緊鎗桿不許你開膛。

他兩個從台階一直滾到地洞內，

我兵是咬牙切齒銳氣剛。

他大發神威將那敵兵槍扔掉，

一刀就戳進敵兵軟肚腸。

那敵兵兩眼一翻手一放，

一命悠悠就見閻王。

到後來我兵連陞三級賞，

萬古千秋永把那美名兒揚。

五十七勇士

敵寇進攻亂擾忙，

我軍死守台兒莊。

日兵佔領西北角，

切斷內城與後方。

一順邊佈滿火力網，

一個勁亂放機關鎗。

斷了我軍交通線，

氣壞了衆家好兒郎。

那時間惱了池師長，

一心要奪回西北方。

連忙組織敢死隊，

報名的踴躍向前寫端詳。

有的知道得太遲了，

不及報名心懊喪。

有心報國無機會，

滴下英雄淚數行。

選定了五十七勇士，
要把這大任共同當。

師長一見心歡喜，

每人賞給三十洋。

衆士兵同聲說：『不要，

咱們是爲了民族爭榮光。

使咱們後代的子孫得保障，

再不要被人欺凌受創傷。

不成功決不再見池師長，

勇往直前把敵降。』

他們的身上滿掛手榴彈，

出發時暮色正蒼茫。

一齊爬向西北角，

靜悄悄逼近敵戰場。

手榴彈爆炸來勢猛，

吓得敵兵盡驚慌。

全憑我軍多英勇，

解決了殘部把威名揚。

生還的只有十幾個，

血肉做了鐵城牆。

爭奪戰爭剛開始，

四個弟兄受重創。

他們雖然已被抬在担架上，

一齊自殺志氣剛。

爲的是『不成功決不再見池師長』，

實踐諾言未曾忘。

我民衆永懷五十七勇士，

像這等視死如歸大義凜然功載在青

史之上姓字香。

大刀殺敵

台兒莊上兩交鋒，

敵陣齊將大砲轟。

轟了一天不肯止，

老高大怒眼氣紅。

高營長立時脫下衣和帽，

手溜彈緊緊繫腰間不放鬆。

子彈帶緊緊繫在肩膀上，

那肩膀青筋暴漲紅裏帶黑賽紫銅。

右手握着明晃晃的刀一把，

陽光之下閃青鋒。

張開短髭血盆口，

大吼一聲似洪鐘：

『兄弟們怕死不怕死？

不怕死的隨咱衝！』

一人呼嘯百人應，

聲如霹靂響晴空：

『咱們大家不怕死！』

一心要把敵軍攻。

高營長伸出拇指連叫：『好！

衆位究竟是英雄。

脫光膀子隨咱幹，

去跟敵軍戰一通。』

刹時間五百健兒潮水湧，

猛虎出閘發了瘋。

一齊躍出壕溝外，

大家衝向敵陣中。

鐵背閃閃發異彩，

喊殺連天震耳聾。

大刀鎗刺空中舞，

手榴彈爆炸聲音宏。

敵陣內血肉橫飛屍遍野，

遺留下步鎗機鎗擲彈筒。

成千成萬的子彈都拋棄，

白送給咱們把軍實充。

到晚來臨時醫院病牀上，

躺的是老高以及衆弟兄。

大家雖說掛了彩，

勇往直前有敵無我這纔算鐵血軍人

爭光榮！

武漢空戰

時當四月天晴朗，

漢口上空作戰場。

日軍想炸兵工廠，

四十飛機到漢陽。

華軍立刻發警報，

高射炮聲響乒乓。

砲彈炸裂濃煙起，

日機師不辨工廠在何方；

無奈炸彈胡亂放，

枉費心機只白忙。

說時遲來那時快，

中國飛機早已飛到天中央。

戰士個個多雄武，

英風颯爽氣昂昂。

仰攻俯衝多靈便，

追擊搏鬥更在行。

沒有一個肯鬆手，
只殺得日機亂轉無處藏，
只殺得日機紛紛後退齊逃避，
只殺得機師哎呀喊爹娘。
繁言瑣語不必表，
單表中國兩個好兒郎。
戴家山華機一架破打壞，
機身的重心難支受了傷。
眼看就要往下墮，
機師立刻要遭殃。

他眉頭一皺生一計，
加快速力飛到日機旁。
對準日機用力撞，
兩架機一同粉碎落平陽。
華機師早已架起降落傘，
從容脫險體安康。
表過一位再一位，
如今另表一忠良。
怡和村華機與敵開玩笑，

就好像貓兒弄鼠假裝腔。

日機招架多疲困，

華機態度實悠揚。

中國機師心中想：

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把他降？

正要使出殺手鐮，

不提防另一日機又來幫。

他只得飛在七千公尺上，

以一對二不慌忙。

左右盤旋上下舞，

不分勝敗互開鎗。

誰料想第三架日機又來到，

前後夾攻如虎狼。

華機師萬分危急生巧計，

施放烟幕霧茫茫。

三架日機迷方向，

華機師故意飛過日機下面把英勇

揚。

說一說兩位英雄做榜樣，

還有那許多的戰績難細詳。

華機師如此機智如此勇，

日機那得不投荒。

一連被打下十九架，

只剩下一半回東洋。

這真叫有興而來敗興返，

好比那老鼠落水雞落湯。

日機三架落了後，

華機猛襲威武張。

日機三號是松野兵曹任機長，

華機就給他滋味嘗一嘗。

一眨眼松野機身往下墜，

一陣黑烟拖得長。

陽光輝映銀翅膀，

轉瞬之間就粉碎焦黑落在龍鬚塘。

日機二號是山口掌，

恰被華機中油箱。

噴出紅蓮多燦爛，

牠中了高射砲彈見閻王。

山口機接連噴火焰，

一團火球下武昌。

飄飄蕩蕩墮得快；

烏焦巴弓死皮囊。

只剩下山間隊長一號機一架，

子彈一顆就落在他耳旁。

遮風板也中了兩顆彈，

小兵金原也受了創。

信瀨兵曹拍拍他肩膀，

勸他鎮定莫張皇。

金原裹創再接再戰，

從此就一命見無常。

機關鎗手小松也受傷倒，

久保庭受傷在面龐。

油箱打中機油起了火，

接連的又被打中機鎗和彈倉。

作間大敗忙逃走，

殺開血路轉回鄉。

並非是小子捏造帶撒謊，

梶原自己記得有文章。

這就是光榮空戰四二九，

中國空軍揚威耀武定家邦。

轟炸敵艦

七月十二風悠悠，

天氣晴朗好駕舟。

梅元白奉了上方令，

要駕飛機在安慶江面把炸彈投。

軍械士忙在機中裝炸彈，

機械士檢點油箱灌滿油。

諸事齊備就騰空起，

銀白色的闊翼飛機就在空中遊。

緊隨着領隊飛機向前走，

飄過機場附近美田疇。

不一會江流湖沼都丟在尾後，

飛上層雲賽海鷗。

雲氣愈來愈稀少，

梅將軍胸部只覺氣難抽；

趕忙套上養氣罐，

這纔有舒適氣息灌入喉。

氣雖流通空氣冷，

好像到了北極洲。

他打了個寒噤好難受，

只得披上一重裘；

仍然寒得徹骨髓，

不管這些，他挺一挺身子一直向前

不停留。

看看來到安慶地面，

目迷視線白雲稠。

多只爲尋找敵人的航空大母艦，

在雲海盤旋多次來回兜。

不知母艦在何處，

但只見大型敵艦泊岸頭。

大魚不到小魚也好，

畢玉寶忙把炸彈架一勾。

灰黑色的炸彈呼嘯而下，

霎時間煙火四濺龐大怪物一旦休。

任務已成結隊返，

興興頭頭回路溜。

途中遇見一羣敵機空中過，

有一架敵機專向梅機來尋讎。

由下而上爬着走，

看看就要近機頭。

多虧了趙書麟那位機鎗手，

兩挺機鎗放射火苗技藝優。

敵機着火往下墮，

熊熊火焰賽火球。

誰料到又有敵機到了梅機後，

佔住了死角想報仇。

敵機開鎗猛烈射，

畢玉寶頓時把命丟。

無數的子彈打梅將軍的腦後過，

油箱被中臉上也濺滿了油。

皮裘被火勢危險，

梅將軍忙發信號離機向下投。

他不敢立刻就拉傘，

恐怕被敵機射中喉。

倒栽旋滾向下墜，

火燒衣領有性命憂。

好一會他纔一手拉開降落傘，

一手就把火星揉。

全身氣力都用盡，

昏蹶下降蕩悠悠。

醒來時方知身臥淺水沼，

滔滔汨汨小溪流。

這纔感到腰部痛，

他還沒有氣力轉回頭。

渾身無力合上眼，

一睜眼四百農民在四周。

惡狠狠站在百尺外，

手拿鋤頭與鐵鍬。

他說：『我是中國空中將，』

他們却硬說『是東洋小鬼頭。』

幸虧保長認識字，

忙向農民說根由。

他們纔知他是勇猛將，

忙把他抬架過山邱。

一直抬到桂軍遊擊隊，

營部之中把醫求。

趙書麟下降燒壞眼，

殘破了面部焦爛了頭。

畢玉寶屍體也找到，

買棺成殮待得優。

這就是轟炸安慶敵艦事，

梅畢趙三位英雄千古美名留。

錢塘江

時當季夏陰雲濃，

錢塘江邊月朦朧。

極目遠觀難分辨，

水光山色一般同。

日軍想，這是大好機會來到了，

要想偷渡把我軍攻。

浙東錦繡河山地，

眼看頃刻入牢籠。

動員了兵士一千以外，

早準備竹筏在江中。

偷偷摸摸上筏去，

陸續都向南岸衝。

這時候萬籟無聲都寂靜。

日兵個個喜在胸。

他們想，這一回可真是神靈保佑，

對岸是鎗砲無聲形勢鬆。

「哈——哈，支那軍都在睡好覺，

怎知道今晚要送終！」

日兵是越想越高興，

這回是一戰就成功。

簡直不費吹灰力，

頃刻南岸盡敵蹤。

四周悄悄無聲響，

但聞唧唧盡夏蟲。

因此上日兵昂然向前走，

心裏想這回又可以搶擔任西東。

還可以姦淫女子偷財寶，

火燒房屋一片紅。

日兵正在胡亂想，

不提防鎗砲之聲出樹叢。

喊殺之聲震天地，

中國健兒已衝鋒！

日兵不料還有這一下，

直吓得屁滾尿流耳也聾。

團團裏裏被圍住，

只聽得繳械之聲喊得凶，

一千多日兵就此活捉去，
叫他們脫去軍衣也只得服從。

一個個改把華軍衣穿上，
依舊放回大量寬宏。

日兵不知這是計，
撐開竹筏興匆匆。

朦朧月夜難分辨，
守衛的日軍被我們蒙。

他們當作華軍來到了，

亂放鎗彈發了瘋！

竹筏上的日兵死傷無其數，

有的落水卜龍通！

有的大喊也無用，

守衛日軍是愈殺愈英雄！

自相殘殺不多久，

發覺之時，筏上日兵盡皆空。

這就是妙計勝敵一幕戲，

彈絃打鼓說與諸公。

此
页
空
白

抗戰與彈詞

在今日全面抗戰，試作各種通俗文藝的時候，彈詞的確不曾充分地達到牠的使命。以這次抗戰爲題材寫作開篇的，只有鑫鳥先生於八一三戰後不久，在光明上寫過一篇寶山城，後來在世紀風上寫過一篇台兒莊，我見聞譚陋，還不曾見過第三篇。在這以前，似乎也只有童振華寫過走私彈詞（又名國難彈詞）和少數的開篇而已。

爲什麼彈詞——就說那極短的二三百字的開篇吧，這樣地難於產生呢？我想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內容與形式不甚配合。包公毅先生就曾向我說過，大鼓是宜於

寫抗戰史蹟的，彈詞就不行。無論在音樂上或地域上，彈詞總是南方的，帶有纏綿宛轉的特色。時常是蘇州音的尖細的喉嚨把字一個個地慢慢地吐出來，歌到第六個字的時候，尤其要停頓許久，方纔把第七個字找上去。又因襯字少，便不能豪放雄恣，寫那英勇的戰蹟。其次，說不定在相沿的傳說習慣之下，重美的觀念更甚於重內容，也就是說，純藝術的觀念在那裏作祟。因此寫出來的成績，從純藝術的觀點看，一般是比『大鼓』中最高級的『子弟書』程度還要高的。像這樣文人雅士的作品，要使牠從書齋搬到大眾的陣營中去，其困難可知。所以彈詞的柔和美，寫戰場的鐵和血，處置起來，的確是不大容易！

第二是規範極爲嚴密，最後一節必須三句，首句無韻，二三句有韻，

幾成通例，這倒不去管牠。最難的便是平仄。開篇的代表作馬如飛開篇簡直與詩沒有什麼分別。即使一三五不論，二四六總是分明的。這樣麻煩，就使得大家裹足不前了。

但是，第二點是容易克服的，我們不妨自我作古，用古詩的方法去寫，而詞句却力求通俗。第一點實無辦法，也只好說是『比沒有總好，何妨試試』了。

在這孤島上，爲了環境關係，即使寫作抗戰彈詞，怕也不易演唱。不得已而求其次，那末歷史性的古代民族英雄事蹟該是可以歌謳的吧？至少總比那些活捉張三郎、上海少奶奶之類要好得多的。

鷹隼的胡沙隨筆京戲與彈詞條曾慨乎言之：『今日之上海又何如者，

珍珠塔、雙珠鳳則到處彈唱矣，謝家師徒亦在煊赫之宣傳下登台唱義妖傳矣，此種現象，真如侵略者所謂：中國並無戰爭狀態存在。……吾不知海上彈詞諸藝人，清夜自思，將何以對前方浴血奮戰之將士！』

力報戲劇與彈詞副刊曾有林墾先生寫過一篇怎樣改進彈詞（六月十五日）說起阿英編過彈詞。據我所知，阿英只寫過一本彈詞小說評考，並不會編過彈詞。至於他所說的新書不至於不受歡迎，却可以看出對於抗戰的熱誠。接着江虹的彈詞評話商榷（六月廿二日）也同樣地熱烈地要求『時代的新書』。但是，大書或評話方面還有岳傳英烈，范玉山的九一八和二八以及朱伯雄的鄂州血，（即蔡鏗雲南起義）（見七月廿七日力報，願文中引）小書甚至開篇有些什麼呢？

我們對於彈詞界不存過奢的願望，但現成的周穎芳的精忠傳彈詞（商務版）以及無名氏的四香緣似乎都可以彈唱的。在開篇方面，則馬如飛的花木蘭、岳武穆、梁紅玉、和刺虎，最近開篇大王上的岳傳開篇，該也都是好材料吧？至於新開篇的大量寫作，不顧一切困難地嘗試，尤其是我所盼望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4087B

2

8.3

18



49